六度集經卷第二　豈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章 卅有四章

波耶王經

昔者波羅㮈國王名波耶治國以仁
干戈廢杖楚滅囹圄毀路无呼嗟群
生得所國豊民熾諸天歎仁王城廣
長四百里圍千六百里王日飯此中
人皆從其願隣國聞其國豊熟災害
消滅與臣謀曰彼國豊熟兆民富樂
吾欲得之往必尅矣臣妾僉曰善從
王願即興師之仁國仁國群臣以聞
欲距之矣仁王慘然而曰以吾一人
之身戮兆民身愛吾一人命杌兆民
之命一口再食一身數衣與時何諍
而去春天之德取犲狼之殘乎吾寧
去一世之命不去大志恕己安群生
盖天之仁也權謂臣曰各退明日更
議夜則踰城遁邁入山坐一樹下有
梵志來其年六十問王曰彼仁國王
万福無恙乎荅曰彼王已喪命矣梵
志聞之頬地哀慟王問之曰汝哀何

甚重乎答曰吾聞彼王仁逮羣生潤
如帝釋故馳歸命而彼潤喪吾老窮
矣王曰彼仁王者我則是也降國王
聞吾國豐熟民熾寶多命其武士曰得
吾首者賞男女之徒各千人馬千疋
牛千頭金銀各千斤令子取吾首金
冠及劍為明證之彼王所貴重多可
為傳世之資吾心欣然也答曰不仁
逆道寧死不為也王曰斯翁恃吾以
活而令窮哉吾今以首惠汝令汝无
罪起稽首十方流涕誓曰羣生危者
吾當安之背真向邪者吾當令歸命
三尊令以首拔子之窮令子无罪矣
引劍自毀以濟彼難梵志以首冠劍
詣彼王所王問舊臣仁王力當千人
而為此子所獲乎舊臣頓首辭地哀
慟痛莫能對更問梵志梵志本末陳
之兆民路踊巷哭或吐血者或息絕
而尸視者彼王逮臣武士巨細靡不
哽咽王仰天長歎曰吾無道哉殘天仁
子矣取仁王尸及首連之以金薄其
身坐著殿上三十二年為天子後乃
立其子為王隣國靡不愛之也仁

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諸比丘仁王
者我身是降國王者目連是其國羣
臣者今諸比丘是菩薩慈惠度无極
行布施如是

波羅㮈國王經

昔者波羅㮈國王太子名迦蘭兄弟
二人父王喪身以國相讓无適立者兄
將妻遁邁入山學道止臨江水時彵
國有犯罪者國政杌其手足截其鼻耳
敗舡流之罪人呼天相屬道士聞之
愴然悲楚曰彼何人哉厥國无甚矣
弘慈愍己危命濟君畢生之厄者斯大
士之業矣投身于水盪波截流引舟
著岸負之還居勤心養護瘡愈命全
積年有四慈育无倦妻淫無避與罪
人通謀煞其壻曰子煞之吾與子居
罪人曰彼賢者矣奈何煞之妻辭如
前罪人曰吾無手足不能煞也妻曰
子坐吾自有計矣詐為首疾告其壻
曰斯必山神所為也吾欲解之明日
從君以求祈福壻曰大善明日逐行
山岸高四十里三面壁立觀者皆懼
妻曰術法子向日立吾自祭之壻即

向日妻佯逹之數周推落山下山半有
樹樹茱緻厚而柔軟也道士攀枝得
立樹菓甘美食之自全樹側有龜亦
日食菓覩樹有人懼不敢往其飢五
日冒昧趣菓兩倶无害遂相摩近適
士超踊騎龜龜驚跳下地天神祐之
兩倶無損因還故國弟以國讓兄兄
以恕己弘慈拯濟羣生王治其國日出
布施四百里內人車馬衆寶飯食自
由東西南北惠育如之王功名周著
十方歎德妻以婿為死國人无識己
者負杌婿入國自陳結縁室家遭世
衰亂身更凋殘賑天王慈惠故來乞
匃國人嘉其如斯教之曰天王普慈
育逮羣生明日當出東門布施汝其
乞匃王默識之具為羣臣說妻本末
逆之責汝善行賜汝必多明日從王
一臣曰當燒之一臣曰斬之執法大
臣曰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為悖逆
之行者矣當釘兒人耆盡女之背使
長負焉羣臣僉曰善哉從其所好執
持之明矣王以十善化民靡不欣戴
王逮臣民終生天上罪人夫妻死入地

獄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我身是罪人
者調達是妻者懔杅女子是菩薩慈
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薩和檀王經

昔者國王号薩和檀解曰一切施也
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布施如是其王
名字流聞八方莫不聞知時文殊師
利欲往試之化作年少婆羅門從異
國来詣王宮門語守門者我從遠来
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白如此王甚
歡喜即出奉迎如子見父前為作礼
便請令坐問訊道人所從来耶冐涉
塗路得无疲倦逝心言我在他國聞
王功德故来相見今欲乞白王言大
善所欲得者莫自疑難令我名為一
切之施欲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不用
餘欲得王身與我作奴及王夫人為我
作婢若能尒者便隨我去王甚歡悅
報言大善令我身者定自可得顧屬道
人供給使令其夫人者大國王女當
從閒之時王即入語夫人言今有道
人年少端正從遠方来欲乞我身持
用作奴今復并欲索卿作婢當如之

六度集經第二卷 第五張 宣

何其夫人言王報云何王言我已許
之作奴未許卿可時夫人言王為相
棄獨自得便不念度我是時夫人即
隨王出白道人言願得以身供道人
使時婆羅門復語王言審實介不吾
今欲去王白道人我生布施未曾有
悔從道人可適心曰汝當隨我皆悉
徒跣不得著履當如奴法莫得不擒
王與夫人皆言唯諾從大家教不敢
違命時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
文殊師利即以化人代其王處及夫
人身領理國事令其如故王夫人者
本大國王女端正無雙手足柔軟生
長深宮不更寒苦又復重身懷妊數
月步隨大家舉身皆痛足底破傷不
能復前疲極在後時婆羅門還顧罵
言汝今作婢當如婢法不可以汝本
時之態夫人長跪白言不敢但小疲
極住止息耳喊言疾来促隨我後前
到國市別賣奴婢各與一主相去數
里時有長者買得此奴使守斯舍諸
有埋者令收其稅不得妄動是時婢
者所屬大家夫人甚妬晨夜令作初

不懈息其後數日時婢娩娠所生男
兒夫人恚言汝為婢使那得此兒促
取煞之隨大家教即煞其兒持行埋
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見言生一男兒
今日已死不持錢來今寧可得唐埋
之不其奴報曰大家甚急備聞此者
罪我不小卿促持去更索餘處不須
住此王與夫人雖得相見不說勤苦
各無怨心如是言語須臾之頃恍惚
如夢王及夫人自然還在本國中宮
正殿上坐如前不異及諸群臣後宮婇
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
及夫人心內自疑何緣致此文殊師利
讚言善哉今汝布施至誠如是王與
夫人踊躍歡喜即前作礼文殊師利
為說經法三千刹土為大震動覆一
國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王與夫人應
時即得不起法忍佛告阿難是時王者
即我身是時夫人者今俱夷是時太子
者今羅云是佛言阿難我宿命時布
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至無
數劫無有恨悔无所榮冀自致正覺

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須大拏經
昔者葉波國王号曰濕隨其名薩闍
治國以正黎庶無怨王有太子名須
大拏容儀光世慈孝難齊四等普護
言不傷人王有一子寶之無量太子
事親同之於天有知之末常願布施
拯濟羣生令吾後世受福無窮愚者
不覩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
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
緣一覺無所著尊靡不歎施為世上
寶太子遂隆普施惠逮衆生欲得衣
食者應聲惠之金銀衆珍車馬田宅無
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父王有
一白象威猛武勢躃六十象悉國來
戰象輒得勝諸王議曰太子賢聖无
求不惠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令乞
白象若能得之吾重謝子受命即行
著鹿皮衣履屣執瓶鼓杖遠涉歷諸
郡縣千有餘里到葉波國俱柱杖翹一
脚向宮門立謂衛士曰吾聞太子布
施貧乏潤逮羣生故自遠涉乞吾所乏
衛士即入如事表聞太子聞之欣然

馳迎猶子覩親稽首接足尉
所由來乎苦體如何欲所求
脚住乎對曰太子德光周聞
達蒼天下至黃泉巍巍如太
歎仰卿為天人之子吐言必
布施不違衆願者今欲乞白
上白象象名羅闍惒大檀太子
惟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
自難即勑侍者疾被白象金
牽之來矣左持象勒右持金
志手慈歡授象梵志大喜即
俱升騎象含笑而去相國百
悵然僉曰斯象猛力之雄國
敵仇交戰輙為震奔而今惠
何恃俱現陳曰夫白象者勢
六十象斯國却敵之寶而太
重然中藏日虛太子自恣布
數年之閒臣等懼舉國妻子
惠之物矣王聞其言悵然久
子好喜佛道以賙窮濟
為行之元首縱得禁止
為無道矣百揆僉曰切
失矣拘罰為虐臣敢聞

중앙일보 이미지

置于田野十年之間令懟自悔臣等
之願也王即遣使者就詰之曰象是
國寶惠怨胡為不忍加罰疾出國去
使者奉命詰之如斯太子對曰不敢
違天命願乞布施濟乏七日出國無
恨使者以聞王曰疾去不聽汝也使
者反曰王命不從太子重曰不敢違
天命吾有私財不敢侵國使者又聞
王即聽之太子欣然勅侍者國中黎
庶有窮乏者勸之疾来從其所欲恣
之無違國土官爵田宅財寶幻夢之
類靡不磨滅兆民巨細奔詣宮門太
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珎恣民所欲
布施訖竟貧者皆富妻名曼坻諸王
之女顔華煒燿一國無雙自首至足
皆以七寶瓔珞謂其妻曰起聽吾言
大王徙吾着檀特山十年為限汝知
之乎妻驚而起視太子涙出且云將
有何罪乃見迸逐捐國尊榮處深山
乎荅其妻曰以吾布施虛耗國內名
象戰寶以施怨家王逮群臣恚逐我
耳妻即稱願使國豊熟王臣兆民富
壽無極惟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

甚矣太子曰惟彼山澤恐怖之處虎
狼害獸難為止矣又有毒虫魍魎甝
鬼雷電霹靂風雨雲霧其甚可畏寒
暑過度樹木難依蒺藜礫石非卿所
堪尒王者之子生於榮樂長於中宮
衣則細軟飲食甘美卧則帷帳衆樂
聒耳顧則悦心今處山澤卧則草蓐
曰細靡衆寶帷帳甘美何益於己而
食則果蓏非人所忍何以堪之乎妻
與太子生離居乎大王出時以幡為
幟火以煙為幟婦人以夫為幟吾恃
太子猶孩恃親太子在國布施四遠
吾輙同願今當歷嶮而猶留守榮豈
仁道哉儻有來乞不覩所矢心之感
絶必死無疑太子曰遠國之人来乞
妻子吾无逆心尒為情戀儻違惠道
都絶洪潤壞吾重任也妻曰太子布
施覩世希有當卒弘誓慎无倦矣百
千万世無人如卿建佛重任吾不敢
違也太子曰善即將妻子詣母辭别
稽首于地慇懃辭曰願捐重恩保寧
玉體國事鞅掌願數慈諫無以自由
枉彼天民當忍不可忍含忍為實毋

[illegible] 呈

[illegible]

聞訣辭顧謂侍曰吾身如石心猶剛
鐵令有一子而見逬逐吾何心哉未
有子時結願求嗣懷妊之日如樹含
華日須其成天不奪願令吾有子令
育成就而當生離乎夫人嬪妾婇者
快喜不復相敬大子妻見稽首拜退
宮內巨細靡不哽噎出與百揆吏民
哀訣俱出城去靡不竊云大子國之
聖靈衆寶之尊二親何心而逐之乎
大子坐城外謝諸送者遣之還居北
民拜伏僉然舉哀或有躃踊呼天音響
振國與妻進道自知去本國遠坐一
樹下有梵志自遠来乞解身寶服妻
子珠璣盡以惠之令妻子昇車執轡
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来從乞馬
以馬惠之自於轅中挽車進道又逢
梵志来白其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
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无餘
令妻嬰女已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
名象衆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恚悔
和心相隨歡喜入山三七二十一日
乃到檀特山中太子覩山樹木茂盛
流泉美水甘果備焉鳧鴈鴛鴦遊戲

其間百鳥嚶嚶相和悲鳴太子覩之
謂其妻曰尒觀斯山樹木叅天尠有
折傷群鳥悲鳴每處有泉衆果甚多
以為飲食唯道是務无以違誓山中
道士皆守節好學有一道士名阿周
陁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即與妻子
詣之稽首却叉手立向道士曰吾將
妻子来斯學道願垂洪慈誨成吾志
也道士誨之太子則焉㸬草為屋結
髮䰂服食果飲泉男名耶利衣小草
服從父出入女名罽拏延著鹿皮衣
從母出入處山一宿天為增泉其味
重甘生藥樹木名果茂盛後有鳩留
縣老貧梵志其妻年豊顏華端正提
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要調曰尒居貧
乎無以自全貪彼老財庶以歸居彼
翁學道內否不通教化之紀希成一
人專愚憒悷尒將所貪乎顏狀醜黑鼻
正匾匾身體繚戾面皺脣須叮寸言語蹇
吃兩目又青狀類若鬼舉身无好孰
不億憎尒為室家將無愧厥乎婦聞
調婿流淚而云吾觀彼翁鬚鬢正白
猶霜著樹朝夕希心欲其早喪未即

從願無如之何歸向其壻如事具去
曰子有奴使妾不行汲若其如令吾
去子矣壻曰吾貧縁獲給使乎妻曰
吾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拏洪慈濟衆
虛耗其國王逮羣臣徙著山中其有
兩兒乞則惠卿妻數有言愛婦難違
即用其言到葉波國詣宮門曰太子
安之乎衛士上聞王聞斯言心結内
塞涕泣交流有頃而曰太子見逐惟
為斯輩而今復来乎請現勞倈問其所
以對曰太子潤馨遐迩詠歌故遠歸
命廋自蘇息王曰太子衆寶布施都
盡今處深山衣食不充何以惠子對
曰德徽巍巍遠自竭慕貴覩光顏幽
齒無根也王使人亦其徑路道逢獵
士曰子經歷諸山寧覩太子不獵士
素知太子逆逐所由勃然罵曰吾斬
介首問太子為乎梵志惡然而懼曰
吾必為子所殺矣當權而詭之耳曰
王逮羣臣令呼太子還國為王荅曰
大善喜亦其處遙見小屋太子亦覩
其来兩兒覩之中心恒懼兄弟俱曰
吾父尚施而斯子来財盡無副必以

吾見弟惠與之擕手俱逝母故掘蔭
其埳容人二兒入中以柴覆上自相
誡曰父呼無應也太子仰問請其前
坐果漿置前食果飲畢慰勞之曰歷
遠疲倦矣對曰吾自彼來擧身惱痛
又大飢渴太子光馨八方歎懿巍巍
遠照有如太山天神地祇孰不甚善
今故遠歸窮廢延微命太子惻然曰
財盡無惜矣梵志曰可以二兒給養
吾老矣答曰子遠來求兒吾無違心
太子呼焉兒弟懼矣又相謂曰吾父
呼求必以惠鬼也違命无應太子隱
其在埳發柴覩之兒出抱父戰慄涕
泣呼號且言彼是鬼也非梵志矣吾
數覩梵志顏類未有若茲無以吾等
為鬼作食吾母採果來歸何遲今日
定死為鬼所噉母歸索吾當如牛母
索其犢子狂走哀慟父必悔矣太子
曰自生布施未嘗微悔吾以許焉尒
無違矣梵志曰子以普慈相惠兒母
歸者即敗子洪潤違吾本願不如早
去太子曰卿顧求兒故自遠來終不
敢違便可速邁太子右手沃澡左手

持兒授彼梵志梵志曰吾老氣微兒
捨逌邁之其母所吾緣獲之乎太子弘
惠縛以相付太子持兒令梵志縛自
手執繩端兩兒躃身宛轉父前哀號
呼母曰天神地祇山樹諸神一哀告
吾母意云兩兒以惠人宜急捨彼菓
可一相見哀感二儀山神愴然為作大
響有若雷震母時採果心為忪忪仰看
蒼天不覩雲雨右目瞤左腋痒兩乳
湩流出相屬母惟之曰斯怪甚大吾
用菓為急歸視兒將有他乎委菓旋
歸惶惶如狂帝釋念曰菩薩志隆欲
成其弘誓之重任妻到壞其高志也
化為師子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中
之王吾亦人中王子俱止斯山吾有
兩兒皆尚微細朝来未食須望我耳
師子避之婦得進路迴復於前化作
白狼婦辭如前狼又避焉又化為虎
適梵志遠乃遂退矣婦還覩太子獨
坐條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兒
常望覩吾以菓歸奔走趣吾躃地復
起跳踉喜笑曰母歸矣飢兒飽矣今
不覩之將以惠人乎吾坐兒立各在

左右覩身有塵竟共拂拭令兒不來
又不覩處卿以惠誰可早相語禱祀
乾坤情實難云乃致良嗣令兒戲具
泥象泥牛泥馬泥猪雜巧諸物縱橫
于地覩之心感吾且發狂將為虎狼
鬼魅盜賊吞乎疾釋斯結吾必死矣
太子久而乃言有一梵志來索兩兒云
年盡命微欲以自濟吾以惠之婦聞
斯言感踊躃地宛轉哀慟流淚且云
審如所夢一夜之中夢覩老寔負擔
梵志割吾兩乳執之疾馳正為今也
哀慟呼天動一山間云吾子如之審
如行求乎太子覩妻哀慟尤甚而謂
之曰吾本盟尔隆孝奉道吾志大道
尚濟衆生无求不惠言誓甚明而今
哀慟以亂我心妻曰太子求道厥勞
何甚夫士家尊在于妻子之間靡不
自由豈况人尊乎願曰所索必獲如
一切智帝釋諸天僉然議曰太子弘
道普施無盖試之以妻覩心如何釋
化為梵志來之其前曰吾聞子慷以
乾坤之仁普濟羣生布施無逆故來
歸情子妻賢貞德馨遠聞故來乞匃

復背相恚乎答曰大善以右手持水
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諸天
稱壽莫不歎善天地卒然大動人鬼
靡不驚焉梵志曰止吾不取也答曰
斯婦豈有惡耶婦人之惡斯都无有婦
人之礼斯為備首矣然其父王雖有斷
妾盡礼事胥不避塗炭衣食趣可不
求細甘勤力精健顏華紛葩取吾
善恬恚家取善梵志曰婦之賢快識物
子言歎語受之吾以寄子無以惠人
又曰吾是天帝釋非世庸人也故來
試子子尚佛慧影範難雙矣今欲何
願悉來必從太子曰願獲大富常好
布施無貪踰今今吾父王及國臣民
思得相見天帝釋曰善應時不現梵
志善獲其志行不覺渡遶澤兩兒欲
得隆使兒王者之孫樂樂自當其
二親為繩所縛結處皆傷哀號呼母
號而走之梵志豈寢二兒逆逃自沉
池中荷翦覆上水虫繞身窮行尋求
又得兒矣捶杖縱橫血流丹地天神
愍念解縛念傷為生甘果令地柔軟
兄弟摘果更相授歎曰斯果之甘猶
須大拏經[illegible]卷 第十八張 豆

號中果斯地柔軟如王邊縕綖矣兒
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梵志所
行其地峚叢礫石剌棘身及足蹠其
瘡毒痛若覩樹果或苦且辛梵志皮
骨相連兩兒肌膚光澤顏色復故歸
到其家喜笑且云吾為尒得奴婢二
人自從所使妻覩兒曰奴婢不尒斯
兒端正手足悅澤不任作勞乎衒街
賣更買所使又為妻使欲之異國天
䆁其路乃之本土兆民識焉僉曰斯
太子兒也大王孫矣嗟噓詣門上聞
王呼梵志將兒入宮宮人巨細靡不
噓唏王呼欲抱兩兒不就王曰何以
兒曰昔為王孫今為奴婢奴婢之賤
緣坐王膝乎問梵志曰緣得斯兒對之
始事曰賣兒幾錢梵志未荅男孫勤
曰男直銀錢一千特牛百頭女直金
錢二千特牛二百頭王曰男長而賤
女幼而貴其有緣乎對曰太子旣聖
且仁潤齊二儀天下喜附猶孩依親
斯獲天下之明畐而見逐逐猗處山
澤虎狼毒虫與之為隣食菓衣草雷
雨震人夫財幣草芥之類耳坐見迸

度集經第二卷　第十九張　盈

夏冊

棄故知男賤也黎庶之女苟以華色
處在深宮臥即縕綖蓋以寶帳衣天
下之名服食天下之貢獻故女貴也王
曰年八孩童有高士之論豈況其父
乎宮人臣細聞其諷諫莫不舉哀梵
志曰直銀錢一千特牛牸牛各百頭惠
尒者善不者自已王曰諾即雇如數梵
志退矣王抱兩孫坐之于膝王曰屬
不就抱今來何疾乎對曰屬是奴婢
令為王孫曰汝父處山何食自供兩兒
俱曰薇菜樹果以自給耳日與禽獸百
鳥相娛亦無愁心王遣使者迎焉使者
就道山中樹木俯仰屈伸似有跪起之
礼百鳥悲鳴哀音感情太子曰斯者
何瑞妻臥地曰父意解釋使者來迎
神祇助喜故興此瑞妻自亡見臥地
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使者曰王逮
皇后捐食銜泣身命日衰思覩太子
太子左右顧望戀慕山中樹木流泉
收淚昇車自使者發舉國歡喜治道
掃除豫施帳幔燒香散華伎樂幢蓋
舉國趍蹌稱壽無量太子入城頓首
謝過退勞起居王復以國藏珍寶都

付太子勸令布施降國國民皆化首
尾猶衆川之歸海宿惡都然拜表稱
臣貢獻相衛賊殺尚仁偷賊竟施干
戈戢藏國國毀矣羣生來康十方稱
善積德不休遂獲如來無所著正眞
道寂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獨步三界
爲衆聖王矣佛告諸比丘吾受諸佛
重任普濟羣生雖要極苦今爲元蓋
尊矣太子後終生兜術天自天來下
由白淨王生今吾身是也父王者阿
難是妻者俱夷是子男羅云是妃者
羅漢朱遲母是天帝釋者彌勒是射
獵者優陀耶是阿周陀者大迦葉是
賈見梵志者調達是妻者今調達妻
旃遮是吾宿命來勤苦無數終不恐
懼而逮弘誓矣以布施法爲弟子說
之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二

辛丑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六度集經第二卷 第二十張 豈